



# 迟到的追思

——我所了解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贾春太

齐凤翔

老贾在业务上严要求,在修为上更是严己亦严人。他没有收礼的习惯,即便是参会发个小小包包,也送给了别人。有一年新年前夕,他的几个晋南老乡到他办公室看望,放下两包闻喜煮饼。单位开迎春茶话会时,他就把煮饼拿到会场,让众人尝了稀罕,都没给他的女儿留下一小块。他要求我们,下乡用餐必须交钱交粮票,也不能边采访边采购,坚决杜绝一切以稿谋私行为。尤其在发稿问题上,卡得更严。有位同志在修改通讯员的一个小稿时不小心连自己的名字也署上了,他当众当面痛斥:“这是文贼!道德问题!”他不允许别人的稿子后面联署他的名字,从来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倒是他写稿总要把同行下属的名字署上,而且要署到他的名字前面。知道了这些规矩后,我不敢轻易地编发熟人的稿子。凤舞擅写也喜写,我照样更加严拒,其稿子见报都是通过他人之手。老贾曾提拔过许多人,从没听说过他得得过谁的什么好处。我26岁那年被任命为总编室主任,任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老贾那里更是没透露出半点口风,更没让我领情什么的。直到开会宣读地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时才知道,我这个无依无靠无学历的人竟然能安上这么重要的“翅翅”。我当时到他那里辞职,言明想搞文学创作,换个轻松些的岗位。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讲,在报社,搞新闻是正业,写小说是副业,要分清正副。再说,同是文字工作,在哪个行业能做出成绩也算成绩。我再不敢“大摇大摆”地创作,只能在繁忙的编务后偷点闲。在这个任上,我真还干得小有声色。后来细想,不是我有本事,离开老贾等领导的支持与指教,我什么也不是。有他这样的背景,他的儿女也没弄个什么科长局长的干干。尤其是他的儿媳毕业于清华,父亲又是雁北地委执掌重权的领导,但她到辞世时连个副科也没当过。在雁北,在新闻圈内,说起贾春太这个名字来,基本就是清廉和正义的象征。

老贾的严是出了名的,但他的宽也是少有的。当他觉得哪个同志业务成熟、翅膀变硬后,便交给一片天空让其自由翱翔。报纸变成日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我承担的是版面和标题的改革任务。经过多方学习与研究,我提出了版面设计要遵循基本栏挂帅

和黄金分割法。老贾立马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让我在全社编采人员会议上进行了讲解,使这种设计方法在全社推广。一度时期,省内省外的一些地市报纷纷前来取经。老贾等领导便把我推到前台,让我介绍版面和标题的改革情况。我知道,这是在树立我的业务威信。每每向他请示,他总是那句:“你看着干吧!胆子大一些。”在具体编排制作等技术层面上,他甚至允许出错。尤其是标题制作上没少给他找麻烦,但他从来不粗暴否定,总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生怕挫伤我的积极性。在编发一篇反映左云县上张家坟村靠改革走向富裕的稿子时,我大笔一挥,将好好的原题改成了《上张家坟人肥痛了》,发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倒是生动了,但受到行署秘书长王化文的批评。这一事件,直到他仙逝也没跟我说过。是去年化文先生跟我聊起老贾的优秀人格时,不经意间说出来的。类似的“黑锅”,老贾还不知替我背过多少回。反正遇上什么麻烦,有老贾挡着、扛着。

最叫我刻骨铭心的是,海南建省的1988年隆冬,《海南特区报》聘我去那里上班。接到聘任电报的当晚,老贾和他的夫人黎阳老师来到我家,既是祝贺,也是道别。当他们看到我时年75岁的老母亲十分伤感的模样,便耐心安慰:“这是件好事!他还年轻,到那里比在这里有出息、有前途。”母亲则表示,她就要儿子,出息不出息不在乎。老贾显然红了眼圈,说我去海南,家里有什么事就吭声,他们可以帮忙。他见我神情恍惚,便嘱咐,那里好呆就呆,不好呆就再回来,这里的大门永远大开着。实在不行,就当旅游,不管怎样去走上一趟。当时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亲人之举啊!目不识丁、终身为农的老母亲并不知道,眼前与她絮絮叨叨的两位人士极不普通:老贾虽是高小学历,却是了不起的业界奇才,他是解放初《山西日报》驻晋中记者站的站长,采访报道过大人物,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殊荣;黎阳老师是北大的高才生,是《中国青年》杂志三名创办者之一,毛泽东主席曾垫着她的肩膀为她题名。后来我多次给老母亲讲他们的身份、故事,她似乎并不关心那许多,只知道他们是好人。“你好命!遇上了那样的贵人。好好对待人家!”弥留之际,老母亲说。这

是老人留给我最重要的遗嘱。

世事变迁,总有人各东西时。退休的那年,老贾调往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任驻会副主席。后来,他又把手续办回《大同晚报》(原《雁北日报》)。而我调往新建的小市朔州。人虽分开,反倒交往甚于以前。他退了,我不用操心觊觎之嫌。从此,以前向来不登他家门的我成了他家的常客。而且,自这一年起,每年中秋春节前,我都要依例慰问。即便带点小礼物,一进家门就抢先说明:这是我的工资、稿费买的,干净!星期天,我就去看看黎阳老师,帮她干点小事务。感谢现代化的应时到来,我和老贾能够经常电话联系,说我的家事、公事。有倾诉,更有请教。

大凡所问,只要老贾肯定的,我就照做;她要吃不准的,不管压力多大我也不做。1989年3月20日,在他的指导下,我应邀设计编辑了朔州的第一张报纸,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2002年我担任总编辑快一年时,市委领导指定让我采写一位典型人物。采访当日,我给老贾致电汇报并求教。在他的指点下,我将写就的长篇通讯投寄到新华社总社后,改题为《待到梨花烂漫时》,发在二路报,《人民日报》采用于要闻版头条,《山西日报》发在头版头条。这篇作品获新华社内部优秀新闻作品奖,且在20篇作品中排名第一。2003年第五期《中国时事界》公布信息并配有评介文章,称其“作为通讯员来稿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头一回”。2005年我被山西省首届特殊人才评委会授予正高职称,是与之分不开的。

在工作上,老贾也给予了诸多指导。在我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时,他经常提醒我,千万不要越权;在我担任了党委书记、社长后,他则要求我一定要把权力分配给分管副职,让他们有职有权。尽管我一一照做,但总有不尽如人意处。那一定是我的水平赶不上趟,老贾的指教没有错。

我常想,跟老贾相处,必须要有一种底气,那就是一定要清正。不然,他压根就瞧不起你,不管你多有权势,都不会正眼看你。2008年,我担任了山西省新闻系统高级职称评委,感觉压力好大,弄不合适,就无法再登老贾的家门。事后他肯定要问个所以然,让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而他又是顶级内行,

只有用权威的职能做出权威的事,他才认可。以后与他多次谈及此事,我自感几项能说得过去:一是没给我哥和我爱人评;二是与其他评委沟通,为有能力无学历的太公报社社长破格评上了正高职称;三是积极引导,为因答辩时紧张而几年都未能通过的一位新闻学博士顺利晋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没有收过一分钱的礼。这几项果然傲气地通过了他的“验收”,成了我在他面前逞能的得意之作。他听说我在朔州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且“出无车”“食无鱼”,欣喜地笑了,显然舒展了眉头,笑得再无担心、再无挂记。我很渺小,但一刻也没敢忘记向老贾看齐,一刻也不敢给老贾脸上抹黑。那年单位集资建房,投很少的钱就能换取很大的利,但我没有要。我跟老贾交流,他说:“你做得对!”我儿子结婚小操小办,应付了一下“亲朋舆论”了事,且向市纪检委做了申报。前几年我母亲等三位亲人相继去世,都丧事从简,不声张,不收礼。老贾知道后,自然是一番肯定式的感慨。被他认可,比给我评个劳模也高兴。

与“阳”为伍的初期已临近年关,虚弱的我身处外地,整天盘算着怎能回到大同去,慰问并再次享受“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谁知道盘来算去,面对了无法面对的事。没有老贾的大同我还怎么回去?

我只能给我情同手足的老哥、他的儿子贾璐打电话,替我送上一个花圈。“不行!他有遗嘱,不准搞那一套。”原来,他早就写好了遗嘱,逝世后不许通知任何人,立即火化。他还立下字据,病危不抢救,为医生开脱。若得了癌症,不做手术,不化疗。他特别嘱咐将他和黎阳老师的骨灰都撒了。他把后事安排得如此轻松,倒好像要去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样随意,那样豪迈,简直让死神也束手无策。更让人不是滋味的是,他自拟了一份《讣告》,说是要以此创新这类文体的写法。

老贾虽已93岁,但在我的感觉里,却相当于他的英年早逝。我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写下这些迟到的文字,献给那个叫你无奈、叫你敬重、叫你心疼的早已被神化了的老贾。

(作者为山西省报业协会副主席,朔州日报社原党委书记、社长)

## 远山浅浅春

米丽宏

剪剪风里,一悠腿,上了单车。今天探访南山去。

季节暗换,湿地上的芦苇从严苛黯淡的神色已然褪去,眼眉舒展,露出了放松、快乐的表情。

山清瘦着,肌肤还欠润泽,毛羽还不丰茂。背阴处一块块椭圆的残雪,已由清莹变碱白,周边洇着一圈水渍。那残雪的圆面日渐回收,我知道,它最后将变成一滴眼泪一样的水,在春风里无声消逝。

树也还瘦着,健硕,清朗,挺拔,还淘气,时不时舀一瓢风,泼洒到我们身上,不尖锐了,但还有点寒凉,是那种料峭的早春凉。一层层、一绺绺的凉,在你脸上手上,肉虫一样爬过,再也钻不进肌肤里了,更别说侵入骨髓。悄悄然的小变化,这就是节令的暗语吧。南山的微笑,正一缕缕晕开来;也许我们走过后,它就轻轻笑出声儿来。

向阳处,可见星点草芽正往外拱,有的攥着小小拳头,像为自己加油鼓劲儿;有的尖尖的,像一枚针,楔入春风里。一片片草芽连起来看,像书法家的小楷,有骨有肉,有血气,有风神,字字都立着,伸胳膊踢腿儿又整齐端肃。

一座山的骚动,就从一根根草芽的拱动开始了。那些旧年枯草和刚刚软起来的泥土包裹不住的骚动,一点点一点点钻进脚心,你会感觉到泥土的松动。一种坚硬的心意如同慢慢瓦解,慢慢返

绿,你只有在初春的南山才能明白。

这时,我想打一个电话告诉朋友,我在南山上,你来吗?你若来,就赶紧来,来看这春意朦胧里的草木,来感受这在春风里苏醒的南山。这里,草芽如此踌躇满志,大树,却稚童一样憨皮,这是一座山的法度与修为。大树摇曳,不慕其高;小草萌芽,不欺其小。石头、山脊、日光、草树、鸟鸣,静而空灵。南山,完整地融入了淡淡皴染的春意里。在接下来的无数个春气如涨的日子里,风光花气,会渐渐喧嚣浓郁起来。你将看不到这正剧之前的和美酝酿,这谜一样的微妙细节。

其实,南山,多么繁忙。它的身体里,有多少正在苏醒的种子,有多少正在蓬勃的花朵,还有多少梦想和愿望。初春,它呈现的,只是那么幽微的一小部分,它们都不是山的本身。

走累了,就干脆席地坐下,吹吹风。你坐下去的地方,说不定有几粒种子正在萌生发芽之心;而你也正以种子的方式,融入南山。你跟山一道入定,发荣,看它从无到简再到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奇异地变出万物花开。此时,你是南山一个核儿,像一粒从脚心钻到身体里的春天,仔细拆开自我,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暂不说那遥远的地方,仅家门口的南山,已令你满心欢悦。是的,那种感觉便是融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

## 水调歌头·延安行

郭振国

饮水需思源,深学看延安。山上宝塔巍巍,独擎霞满天。掘下黄土沟洞,绘就华夏家园,谈笑破硝烟。重走红色路,圣地沧桑变。

杨家岭,王家坪,南泥湾。革命战士生产,精神世代传。峥嵘岁月远去,守护人民江山,重担压双肩。百年大变局,吾辈当自勉。

## 春分

李登峰

春分春过半,雁北有余寒。花事知情少,青芽入眼难。

燕回声细细,水起雾漫漫。最是诗心切,风光落笔端。

## 慢煮生活

高鹏飞

刚刚长成的“兔年大吉”带着新春在飞它们势不可挡的样子不是草丛中穿出的而是从祝福中发现的油站值守的你一不留神哼出“小兔乖乖”仿佛可爱的机会一直在得心。慢也是广播的一种

更着迷的是投石问路的缘在餐桌上饱尝了五味那些孟冬的黄昏,浩然的清晨严禁相爱的人争吵要像水一样,不去动摇煮的好意应手。继续钟情人间草木深白茶花开了你就是那个少俗虑的人我就是说话的这本书

## 柳笛

路雨

一种原始乐器不会被时间冷落带着满脸的本真和稚气诞于民间喧闹于乡野市井早早喊醒了春天捧着青涩单薄的身影沿古老的民俗用最淳朴的方式宣泄着内心的情感

没登过大雅之堂却能让一个民族的记忆生生不息产生共鸣把风儿吹暖把思念拉近那些绕指的原生旋律让浓得无法化开的乡愁轻抚时光的旧梦故乡早已春意深深草长莺飞 山花烂漫



春山巍峨

周文静摄

## 白羊之眼

许玮

忘了黄土地上的这眼泉流?

我不知道这水存在了多少个春秋,凭一眼泉,小天池常年保持着既有水量,不论刮风下雨、暑往寒来,水都是这么清澈,假如当年真有兴蒙火山的作用,我觉得那火山似乎并未沉寂,而是在深深的地下依然有脉搏在跳动,维系着这个小小天池的生命力。村里人不管对泉水有多熟悉,走过时想必都会停下脚步吧,渴了,捧起来喝几口,累了,弯下腰洗把脸,在八台子不被打扰的宁静的氛围里,小天池成了村里的一处胜景,甚至成了一个个信念,不必要知道它是什么火山留下的遗迹或人力开挖,单这不竭的泉流,就足以让村人自豪,并一代代守护。

为了保护泉水,村民在泉眼涌流处做了防护,即使有再多人前来观赏,也不会污染水源。感谢村民对水的呵护,使小天池至今仍有源源不断的泉流注入,而这份呵护,似乎是大伙儿都要恪守的“村规民约”。顺着泉水流下来的山梁攀爬,我感到了塞北苍茫的大山所蕴藏的不竭的生命力,这种感受就像我第一次看见敦煌的月牙泉。月牙泉的神奇和八台子的小天池如出一辙,都

谁能说这是一只眼睛?但它确实像一只眼,在黄土的山坡上这般纯净无瑕,似乎洞达了天地的奥秘。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眼睛,有的清亮,有的浑浊,有的闪烁,有的呆滞,可当我面对这样一只眼睛时,风来风往,人间的繁华和萧瑟,仅留给它几许轻柔的波纹,但很快又平静如初。望着这只眼睛,许多说不来的感动从心底油然而生,可刹那间就被山间的风吹散,唯独留下静默,谛听这眼睛印在大地上的故事。

其实,这只眼睛是个水池,安卧在左云县一个叫“八台子”的村庄。八台子村人叫这水池为“小天池”。小天池水面如镜,惯惯了人间的每一个春秋。

我来过一次八台子村,那次是为了看遗留在半山腰的一座百多年前的教堂遗址。除了教堂,村里还有其他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吸引着远道而来的游客,让原本普通的塞北小村一下子声名鹊起。天地间有许许多多带着生命的遗存,或沉默,或喧嚣,引得有心人前来流连,感悟时间的年轻或苍老。那次,我的行程有些匆忙,没有留意这个像眼睛一样的水池,后来朋友提醒,说水池就在教堂不远处,才感觉自己像错过了什么,便在腊月天再次来到八台子。

来八台子,这一次专程是为了看水。

小天池,我也这么叫它吧。

小天池在八台子村北的山坡上,是一个几近圆形的水池,面积左不过100

“家里是自来水吗?”我问她。

“是,但还是习惯来这里挑。”她说。

“怎么不把羊赶上来吃?”我又问。

“有几只母羊要下羔子了,放出来不好管。”她笑着答道。

攀谈中得知,女人叫彩云,看样子50岁上下,绿羽绒服鲜亮而耀眼,是跃动在八台子荒芜的山梁间唯一的一抹生机。我不知她家养了多少羊,也不知有几只母羊要下羔子,但她每天宁走三里地,也要从坡下上这里来挑水,为了给羊喝。我瞧了瞧,村子就在山坡下,红砖红瓦的房舍一排排铺开,像是并没有多少户人家。腊月的炊烟,带着些年头的喜气,在天地间萦绕,荡漾着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气,也让每一个瞭见炊烟的人,泛起思乡的愁绪。

彩云问我们来村里做什么?

我说来看这眼泉和这水池。

她有些惊讶,也有些不解,说,“跑大老远,就是为了看这水?”

我说是的。

她笑着说,“你们城里人啥都觉得新鲜。”

我说,“这水多好,人喝,羊也喝,其他地方很少有了。”

彩云笑了,把另一只桶也荡进水里,一摆,又撩起一股股水的清冽。她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说“回呀,来回六里路呢”。说完,熟练而轻巧地挑起水桶,还是悠悠地晃,但因为盛了水,稳当多了,却不时溅出些水花。绿羽绒服在山

坡上渐行渐远,而我似乎听到了她家圈里羊的“咩咩”声——羊在等着喝小天池的水呢。

我俯下身,掬起一捧小天池的水,冰凉冰凉,透过清澈见底的水面,我看到了塞北蔚蓝的天空、看到了悠悠行走的云朵、看到了倏忽掠过的鸟儿,也看到了我们的身影——驻足水边,怀着多大的惊讶似的,如同彩云说的那样,从城里来,就是为了看这池水!

大地上曾经丰沛的水都流到了哪里?曾经潺潺涌动的水声,怎么就听不到了?我内心涌动着这些疑问,目光注视着面前幽蓝得像眼睛一样的小天池,想让它告诉我3000多万年前这里是否曾有地壳的剧烈运动,也想让它告诉我如何才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不会枯竭。然而,小天池永远都是静默的,即使彩云的水桶在它表面荡起了波纹、即使每一天都会有许多个彩云在这里饮牛饮羊甚至取水,它都很快恢复平静,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天地岁月。

水不语,人,应该自省。

小天池在八台子村,八台子有了灵气,也让白羊大地有了灵气。水不干,生命亘古绵延,才会孕育出宽广的文明与厚重的历史。

我愿意叫小天池为“白羊之眼”。这只眼睛,不仅属于八台子村,更属于白羊大地。

白羊之眼,是安卧在黄土地上的一个水的精灵。